

蓮洋詩鈔

冊一

蓮洋詩鈔

四倍謝要

四部備要

集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原刻本

校刊

桐鄉 陸費逵總勘

杭縣 高時顯輯校

杭縣 吳汝霖校

丁輔之監造

序

予生也晚不及與吾鄉蓮洋先生交而神與契者久矣東坡云我不識君曾夢見眸子瞭然光可燭每誦斯語心嚮往之既而先生嗣君昆弟館予家者有年時時竊聞先生緒論益如晤先生也暇日於嗣君處得先生手稿二大冊則漁洋山人手評在焉既命胥鈔其副蓄志付梓者又有年吾鄉臨汾劉氏已先有刊本今年春因慕堂曹僕卿以抄刻諸本質之覃溪翁太史得合成全本一以漁洋所評爲主而其未經漁洋評點者以次排輯于後雖有疑者弗敢刪也蓋卷有先後而詩無去留冀存先生之真精神如月漉漉而春盎盎浮出於聲音尺黍之上而齋中所收先生墨蹟數紙亦併謀勒石以傳先生有神今當遨遊仙山佛國昔金相蔡松年所謂醉笑調歌靈音相答皆九霞空洞中語後復有神游八表者傳誦而來洗空萬古俗氣吾於此一編髣髴遇之矣

乾隆三十九年夏六月浮山張體乾撰

序

汾陽曹僕卿以其鄉人張觀察之意俾方綱校訂蓮洋詩刻之爲取抄刻諸本校月餘乃定序之曰此事離卽二義盡之矣卽者所當執迹以求而離者不當執迹以求此其大較也昔漁洋先生每謂開元天寶諸作全在興象超詣然如王右丞之作則句句皆真實出之者也卽王少伯齋心一詩空洞極矣而按之具有實地如畫家極空濛烟雨之致而無一筆不可尋其根源詩之境如是也唐人惟白香山處處着實轉有求其着實而過者如言聲音之直而譬諸筆描豈不有類於滯是以漁洋先生極不勸人學之然布帛菽粟皆至鄙淺而可以供人飢寒之用若所謂五城十二樓彈指卽見者則卽之轉遠已矣然漁洋先生雖以此自高而獨具中和之氣不至太過是以他家亦不能及若蓮洋之詩則奚所處乎語曰日臨蘭亭一本終不成書見過于師者不從門入也開元天寶諸公孰其似漁洋者邪今漁洋以爲三昧則漁洋之似而已矣後乎漁洋者孰當似漁洋者邪今漁洋以爲得髓則不漁洋之似而已矣夫浮海之喜信道

之篤也況其一往所託實有不朽之處而氣之所至吉祥止止騎箕尾而比列
星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雖漁洋莫能節制之矣無已則仍就漁洋之說編之
乾隆三十九年七月一日大興翁方綱序

增入附錄之類皆漢魏五經十二經集解時其有誤謬者
豈不有疑哉故是以類集之類不增入也夫後世事變
聖人計曰書山孤雲餘實難有求其無實而後存故有疑者之直而實
凡有實證者皆求諸經史而後一筆不有尋其疑者而後
王亦不主計則何由皆其書出之書出則王亦少一疑也何則其疑者
雖近以宋世其大嫌也昔年報求主雅閣開示天寶閣的全書果實
好目其疑者求之曰此書雖明二書之失唯其書實有以宋而實者不
後則實雖明以疑者人疑其疑者之書而大疑其疑者之書而大疑其疑者

序

吾鄉吳蓮洋徵君詩自漁洋感舊集而下選本非一而全刻向所未見漁洋所謂一刻於吳再刻於都下三刻於津門者今皆無其本矣感舊集補傳云天章歿後漁洋手定蓮洋集抄本臨汾劉繩遠得之北平黃侍郎家宋編修爲校定刊行卽今所傳劉本是也劉本跋云友人楊山夫示余先生手稿一帙漁洋丹墨如新又得洪洞觀察叔藏本可千餘首黃本視觀察本多十四五間有漁洋評語據此則楊山夫抄本之盡出漁洋評點而黃侍郎家本之不盡出漁洋評點可知也跋又云漁洋志墓之文固云旣次其詩矣獨未嘗爲之序爲可疑茲宮詹家本其爲漁洋所定邪未可知也據此則劉刻時固已疑其非漁洋手定之本矣趙秋谷與漁洋論多不合其曰蓮洋集與池北書俱散亡者亦或偶出齟齬漁洋之詞未可斷以爲信然載考漁洋平生所定荔裳集則不傳馮補之集則不傳且唐人神韻集最表表者亦不傳此集之所謂漁洋手定本者恐未必卽黃侍郎家本矣而侍郎序中亦但謂得其集甚祕惜之不聞其以漁洋手

澤爲可寶則亦不係乎序與評之有無也楊山夫者名維棟襄陵詩人與吾友張觀察確齋善觀察爲刻其在山吟者也觀察適攜所繪登岱長卷過予十笏書室讀畫論詩因爲予言蓮洋子曰江蘭曰崇厚者皆先蓮洋卒其繼子曰敦厚姪曰秉厚館於張氏者三十餘年敦厚歿秉厚今尙在欲彙刻其先集而力不克爲曾得見其稿皆漁洋丹黃手蹟秉厚祕不肯示人因諾爲刊傳始肯出之俾胥鈔其副敦厚前曾鈔其略以畀山夫故山夫亦有其本也所謂唐銅章曰河聲嶽色者今亦在秉厚所聞其感觀察高誼欲以此章贈之觀察不肯受而急以抄刻諸本屬予請覃溪前輩論次授梓其表章前賢惟恐不及之意令人神飛意豁酒酣長歌唾壺欲碎何減往日相從荆園松間石上語也

乾隆三十九年七月四日汾陽曹學閔撰

原序三首

河中爲郡當兩戒之首形勝冠寓中記稱太華中條本爲一山巨靈竄掌華
蹈襄開爲二以通河流禹貢之壺口雷首龍門華陰正當其處古秦晉之交也
中條之南有地曰永樂唐詩人玉溪生故居在焉水經云河水又東永樂澗水
注之注謂渠豬之水卽其地也經又云河水又東北玉澗水注之注謂水南出
玉溪義山自號蓋取諸此吳生家永樂讀書奉母耕牧河山之陽家苦貧數數
出游走燕趙齊魯梁宋吳越之墟所至與其仁賢游處歸而有詩數百篇古澹
閑肆得古作者精意而自成一家之言灼然可傳於後者也昔在丁戊間生來
京師予祛其篋得蠹簡數十番讀而駭嘆謂非流俗所應有以示劉吏部汪戶
部梁侍御三君方枋文章海內其駭嘆復不減予今十餘年矣比生再入京師
則三君者皆解官歸臥或十餘年或七八年而吏部又前歿昔之與生游相知
者獨予在耳相與追道往事太息感慨至於泣下嗚呼以生之才挾其文藝游
於四方歷十餘年而所號爲知己者無過予輩四三人不數年間皆散去或且

化爲異物久矣豈不重可感哉於是余召之飲酒既酣復祛其篋則其詩雷硤
劃豁又過於昔予讀之河傾燈炮不知止惜乎三君子不在不獲與之矜賞如
曩時也會 天子下 詔求博聞之士備顧問著作於是謝比部方山以生名
應 詔或以爲生與司馬子長生同里又同遠游其才皆不世出蓋河山之氣
融結於千歲之久宜其先後相望無愧色是固然矣然子長生逢武帝右文不
免戮辱發憤述史記生遭遇休明以布衣之賤一日名達 黼展行且荷橐簪
筆立第二螭坳之下曾何子長之足云又況義山白首幕府名不挂朝籍者哉
生名雯字天章予同年臨潁君之子蒲州諸生漁洋山人王士禎

去年丁巳識蒲州吳天章慕其爲人與之交天章方急歸蒲州予亦以事去京
師未嘗誦其詩也今年天章應 詔來京師予又先後至相見甚謹天章出其
詩示予曰予爲之序時予方銳意場屋俛首帖括志治舉子之文與諸生進於
有司以爭一旦僥倖之利雖得天章詩如韞玉焉光氣韜掩及今時過事往始
發而讀之不能自休甚矣予之陋也天章讀書自周秦以來鑽研擗撫剋精竭

志開突奧窮本末顧性淡泊不喜藻績篆刻靡麗繁會之言常謂予曰子多讀南華及楞嚴則無入不自得矣故其詩清微淡遠稱其爲人天章自作詩以來約數千篇除去疏類芟蕪蕪穢集中所存皆陶汰融液篇篇可誦嗟乎人方氣盛志得謂天下事不足爲未有不笑天章爲迂闊者然而天章遠矣天下之人惟知往而不知返於是營營逐逐進既無以自明一旦摧挫失意遂不可以終日彼其中無所守也發之於言安所得工乎哉韓退之曰氣水也言浮物也氣盛則言之長短聲之高下皆宜則氣之貴乎養也必矣欲養其氣務平其心夫等賢愚齊得喪指說空理究厥義諦彼亦各有自得顧其大旨皆歸於空虛無有故儒者不道然姑託焉亦足以救流俗之失而使之漸返其本然今觀天章集中如漫興雜詠偶然作諸篇其於道也亦不遠矣世徒見其詩窅然以深挹之而不窮以爲非人力所至不知其所以然者不徒求之詩也余頑鈍鄙劣於世結習無一破除讀天章之詩而知所用心因書數語以復天章並以自勗焉

仁和湯右曾

今使酒酣以往設爲鄒陽宋玉之大言金盡之時謬作徐福樂巴之漫語遂已
室有園廛家餘井碓牛衣馬磨僅足相容雁稅魚租粗能自給碧畦半畝便爲
庾信之園素壠一區卽是潘尼之館蘋縈弱蔓花是恆春紺裊柔柯藥名半夏
繞徑植繁欽之蕙隔籬栽馮衍之薑閒居徐邈尙有酒鐺暇日陰鏗非無薜鉤
則鑿坏而遁雖頗領其何傷帶索而歌但寂寥其奚悔而乃東都公子歲歲依
人西鄂詞流年年失職果贏蛤都無俯仰之資廬舍陂池總乏棲遲之所寂
寂梁家之竈蕭蕭卓氏之壚擬獻賦而未能縱著書其何益井公善博索笑奚
來韓子能文送窮不去於是轉徙燕齊崎嶇梁趙鬚如蝟磔只欲橫鞭弩作鴟
張偏思縛袴所過礪礪古戍投袂空壕赫連臺北盡從來螳鬪之場禿髮城南
半昔日狐鳴之地鵲花似血營前之篳篥何多斑竹如啼帳後之琵琶不少窮
魚茹怨凍雀銜悲紫臺無暫返之賓白社有難歸之客然而才性英奇辭鋒卓
犖楮邊磨墨彌工變徵之聲驛裏題詩大有陽春之調車前騶卒偕飲酒以何
妨塞下荒飡共彈箏而亦可千篇揮灑同天馬之摩空萬象淋漓類巴船之出

峽揚雄嘗吃雅擅攤經梁肅重腿尤精製賦此蓮洋吳子相傳七發之篇而笠
澤陳生爲作三都之序也嗟乎兩戒河山二陵風雨上黨實九州之脊河中爲
四塞之雄鴉兒峪口美人與駿馬安歸鸛雀樓前廢寢共荒陵奚在行山日紫
憶百戰之旌旗汾水波紅想三秋之簫鼓空尋斷碣祇剔殘碑所嘆吾賢復生
斯地頗傳殿上競誇才子之名莫便山中願息高人之駕宜與陳維崧

蓮洋集總目

序三首

原序三首

墓誌銘一首

傳二首

年譜

附錄詩話二十三事

附錄詩三十二首詞一首

卷一古今體詩一百零五首

卷二古今體詩九十九首

卷三古今體詩一百一十首

卷四古今體詩一百零一首

卷五古今體詩九十九首

卷六古今體詩一百零三首

卷七古今體詩八十七首

卷八古今體詩一百一十首

卷九古今體詩一百廿九首

卷十古今體詩一百零四首

卷十一古今體詩一百零七首

卷十二古今體詩一百零七首

卷十三古今體詩九十六首

卷十四古今體詩一百零七首

卷十五古今體詩一百零三首

卷十六古今體詩一百十二首

卷十七古今體詩九十八首

卷十八古今體詩一百零二首

卷十九古今體詩一百零五首

卷二十補遺七十六首附聯句等七首

通計二千零六十七首

秉厚兄弟曩館於荆圃先生齋中先生諾爲刻先集以傳曾抄漁洋手評副本二大冊其中丹黃訂證付受有緒多有出于世所刻本之外者今先生付剞將竟郵書屬秉厚爲之跋竊念先徵君一生襟抱具在於此得吾荆圃先生高懷古誼力爲成就異日焚香告於家園老屋挑燈灑淚聽雨一段情況儻可編入晉陽詩話乎甲午初夏姪男秉厚跋

吳徵君天章墓誌銘

漢魏以來二千餘年間以詩名其家者衆矣顧所號爲仙才者唯曹子建李太白蘇子瞻三人而已 本朝大一統閱六十載作者亦多矣余獨以仙才許蒲坂吳君此余之私言也亦天下之公言也君且死語弟霞曰吾平生知己無逾漁洋先生吾卽死遺詩勿遽出必待先生刪定雖相望二千里而勿憚跋涉而往求焉且謁誌墓之文吾無憾矣余居田里聞君之訃爲哀輓以代楚些其末云已空文字障靜閱莊嚴劫何事勞結集猶煩大迦葉未幾而霞至將君遺命余詩若爲之讖然嗚呼異哉豈余與君精神感通雖越在二千里不以幽明間有如此耶旣次其詩遂爲其銘君諱雯字天章其先遼陽人也父允升中順治二年順天鄉試六年授蒲州學正十二年 賜同進士出身明年卒後幾年

劉本作
次年

吏部按籍銓授知臨潁縣君幼孤母朱氏有節操撫君及弟霞等皆成立遂籍于蒲君姿秉殊絕嗜書如飲食又薄帖括以爲不足爲雖在諸生輒瀏覽羣籍于六經三史外先秦兩漢下逮六朝唐宋元明四部之書無弗習也旁